

叶文玲

YE WEN LING

·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叶文玲

中国  
当代作家  
作品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叶文玲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文玲/叶文玲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3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ISBN 7-02-002377-0

I.叶… I.叶…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10544号

责任编辑:陶良华 赵水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319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3.875 插页4

1997年3月北京第1版 199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

定价 19.00 元

对理想世界和精神家园的追求是我  
永远的梦。

叶文玲





作者像

## 梦萦南浔

风光可人，山水怡人，忙不过来的笔印欠人，我欠下了许多山水情债。

南浔也是我的债主。我欠她的，不光是~~钱~~<sup>心</sup>心回的风光山水，更有旧时品茶的惬意。

第一次被南浔诱惑，仅仅由于白居易那首著名长诗《琵琶行》的首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这一东唐诗圣的首句犹如琴声铮铮，美不可言的意境随着依吟浅唱的诗行，淅淅流淌，千年百载地萦回成竹心头。

世上有很多风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就因写好诗佳句中这个形声俱美的“浔”字，我要厚待乌地“爱”上了见她~~也~~<sup>早</sup>过的南浔。

南浔和浔阳相距千里，浙江的南浔和江西

作者手迹

## 出版说明

为了展示建国以来文学创作的实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们陆续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这套丛书,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代表作(包括儿童文学创作),每人一集,每集大约二十五万字,并附有作家照片、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相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读者从每一集里,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各集合在一起,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当代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除外)的基本面貌及主要成就。



## 一个话题(自序)

当我们面对当今小说的汪洋大海时,当各种各样的创作手法撩乱着我们的双眼并使我们之中的很多人在为这这那那的“新”和“后”高谈阔论时,一个话题,或说一种现象,似乎被忽略了,那就是:题材的意义。

重拾这个对创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话题,我想首先声明的是,这里,一点没有老祖母开了红漆剥落的板箱,抖落出出嫁时的缎袄,硬要芳龄人试穿的心理。而是,当有人常常以不无冷寂的感觉体味着文学的另一种尴尬时,这个话题是那样显而易见地活生生竖在我们的眼前,即便你像玛丝洛娃那样天然斜睨,也无法视而不见。

文学冷落人民,人民冷落文学。这一点早已天经地义且为大家共识。因此,面对冷落相互斥责或自我检讨一番,然后又依然故我的行为就更不足取。当我们有勇气正视这种文学现象时,不能不感觉到:当今漫溢遍地的轻红薄翠的东西,委实太多,而真正与天地同脉拍,与时代共潮汐,感应人民的大欢乐大忧患大悲苦的作品,则太少太少了。

不在历史面前失足,不在严峻的题材面前怯步,也是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的共同信念。因此,重视选择题材,或者说把正搅得你心神不宁的题材悄悄地放到时代的天平上秤一秤,是应该重视的一个创作环节。这样你就大体自知了这里边的分量,这样,你或许就向成功走近了一步。

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那就是，当你认定文学的确是值得你用生命拥抱而并非只有此一时彼一时的功利目的的时候，你就会自发自觉地保持对创作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激情。

激情，创作的燧石。如果说，过去是因为时代的束缚，或太多的政治教条使我们的创作活力逐渐衰微的话，那么如今这个变革的时代，这个处在犹如鲤鱼过滩化龙时期的时代，提供给我们的题材是那样丰富！生活暗示给我们的主题，也远远深邃于我们菲薄的学问。因此，我们没有丝毫理由抱怨。而最有效的做法就是，用一片丹心来保持这种激情。

为此，我又想起了另一个话题：反映社会情绪是作家的天职，除此之外，也早有评论家认为作家们还应该创造社会情绪，创造积极而健康的社会情绪。

在我的创作潜意识里，也许“反映”和“创造”二者兼而有之，于是，这就注定了我对题材的选择和寻找。

诚然，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领地，每个作家通常也都在自己的领地中寻找与自己气质相适应的题材。但是，正如许多年轻作家可以凭自己的敏悟，大写三十年代的众生相；有许多没有吃过洋面包的编起洋故事来照样能教人听得“一愣一愣”的一样，我不认为写年轻人，写西方世界，也仅仅是年轻人或黄头发蓝眼睛的专利。因为，这不仅仅是已有的现实生活使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作家激情和想象力的检验。

无论何种题材，我所坚持的，是我一向坚持的创作宗旨——那就是：美的感情仍然是进入人物心灵的引线，而对美的欢欣的亲昵、对苦的温存的抚慰、对生活的不倦的热情乃至奋不顾身的挚情，都是我一向信奉的金科玉律。

这条引线贯穿始终，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我希望美的和

音,是我的琴弦上永远激荡的旋律。

老托尔斯泰说过,艺术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表现、说出关于人的灵魂的真理。这句话本身也是创作的真理。人的心灵荒芜,源于信念的破灭。人的一生,很少能一顺百顺。即便是处于绝望之中的人,只要有心灵复苏、生命重绿的时机,哪怕仅仅一瞬,也是辉煌的!我在许多小说和散文里最欲诉诸的,也是这种极为可贵的一瞬。至于作品提供的背景和情节,自然是生活本身的馈赠。

人类最可宝贵的财富是希望。只要拥有对生活的激情,艺术实在是可以牢牢握在我们手中的美丽的七色板。

“我的心胸是德国感情的文库。”海涅的豪言虽为我们惊叹而汗颜,但如此心胸应该是作家为之膜拜的。因此,我们的祈求只一个:只愿把激情这块燧石长长拥有牢牢拥有而千万莫要丧失。

以上这篇小文,是我不久前写的一部作品的创作后记,现在,当我奉命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剪辑这几十年来的带有标记性的作品时,虽然时不我待的惶恐犹如撞耳之钟,虽然感愧交进之心依然强烈,但关于这个话题的思索,依然也如“一条引线”贯串始终,于是,“剪”了来作为这本集子的小序,权当对自己的再次策励。

## 目 次

一个话题(自序) .....	1
----------------	---

### 小 说

春倩的心事 .....	1
丹梅 .....	12
心香 .....	23
藤椅 .....	49
井旁的柚子树 .....	58
屏幕 .....	83
亨得利大座钟 .....	104
清凉碧云山 .....	121
银朵 .....	137
插曲 .....	178
秋爽 .....	208
小溪九道弯 .....	237
浪漫的黄昏 .....	326

### 散 文

乌篷摇梦到春江 .....	399
茶之醉 .....	402
狂醉草原 ——内蒙散记 .....	405

嵩山古柏·····	409
猴城记趣	
——《域外走马》·····	412
孤独的风筝·····	415
秋色如燃·····	418
漫画丁聪·····	421
唯向秋风恸	
——悼恩师秦兆阳·····	425
诗心永驻·····	429
<b>附录 主要作品目录</b> ·····	<b>433</b>

## 春倩的心事

太阳升高了，天色一片瓦蓝。春倩走在郊外大道上，心里老是想锦帆。几个月前，锦帆第一次进城来看她，她要他多住天把，但他到书店买了几本农业技术知识的小册子，又上农技站领了一种特配的农药，就匆匆告辞了。临别时，他说国庆节快到了，待那时放假再进城来。可是，到了国庆节，锦帆却不见来。春倩的心不觉凉了半截，思忖他到农村后，是不是变了心？春倩感到有些委屈。她要到他住的地方去，那时一切都会清楚的……

约摸走了七八里，春倩背后有一辆牛车过来。赶车的是位老汉，戴着一顶黑色纱圆帽，一件旧棉袄披在身上，他挥着一根细长的牛鞭，嘴里嗡嗡呀呀地哼着什么小曲。

春倩惊喜地迎上去，问：“大爷，上九龙溪是往这条道走吗？”这是她第一次去九龙溪，路远着，要是万一走错就糟了。

“好个丫头！”老汉脱口叫了一声，哈哈地笑起来，“你看看，我长了这一把胡子，少说也活了你三倍啦，还有个不认识道儿的？这城里城外，山头村脚的大道小路，我闭着眼也能走个遍！”

“好极了！”春倩也笑了，“那么，究竟……”

“别九斤十斤啦！来，上车！”老汉吆喝住了牛，踏在车辕上，一把拉她上来。见春倩还没愣过神来，就又笑道：“别发傻了，数你运气，我是九龙溪人，昨天上密溪换了菜种，正要回村去……喂嗨！吁！”他扬起鞭子，牛车又辘辘地向前赶了。

春倩高兴极了，她坐正了身子，舒适地靠在牛车的挡板上，又问：“大爷，你贵姓呀？”

“呵呵，这个么，我们村上人，不管男女老少，都冲着我喊‘老弥勒’、‘老弥勒’的，闹得我把个姓氏也忘掉啦！”老汉咧着缺了门牙的嘴，笑了。

“老弥勒！哈哈！”春倩也纵声笑了，“不过，人总有个姓嘛，你怎么会连姓都忘了呢？”

“说了半天的王氏女还问王氏女姓什么，你真是个傻丫头！你呀，你就不能再忖忖么？”

“这？”春倩迟疑了一下，突然叫起来，“哎哎，我晓得了，你姓米，是不？”见老汉满意地笑了，她又咕咕呱呱地加上几句，“你姓米，大家都喊你老米，因为你爱笑，所以就喊你老弥勒了，对不对？米大爷！”

“一百个对出了一百零一！呵呵，我就知道你这个丫头是个机灵鬼！”老弥勒说，“不过，你别规规矩矩地喊米大爷了，我还是愿意人家喊我老弥勒，听顺耳了！”

“好，那我多喊几声：老弥勒！老弥勒！哈哈哈哈哈！”春倩觉得这位老汉十分亲切有趣，不由得淘气起来。

“嗯！嗯！嗯！”老弥勒连应了三声，接着说道：“你这个丫头已盘问过我一番了，我倒忘了问你，你上九龙溪做什么呀？我该算个‘老九龙’了，可从来未见你到村上来过，是看亲戚么？谁家？”

“邬锦帆！”春倩冲口答道。马上，她又失悔了：要是老弥勒问她是谁的什么人时，又怎么回答呢？

“你说的是锦帆？他是你……”果然，老弥勒追问了，但不知怎的，老弥勒忽又肯定地问道，“嗯，你是他妹妹？”

这话正无意提醒了春倩，她顺水推舟地答道：“是的，我是他



妹妹。”锦帆的确有一个妹妹叫小蓉，比她小两岁，还在初中念书。她知道小蓉也从来没过过九龙溪，这样暂时冒名顶替一下，最稳妥不过。她得意地充起小蓉来：“怎么，米大爷，哎哎，老弥勒，你认得我哥哥吗？”

“怎么不认得！”老弥勒受了委屈似地叫道，“我们九龙溪的人，哪个不知道他？他是个好后生……”说着，他笑眯眯地端详起她来。

老弥勒这三言两语，马上使春倩添了一层不安：她觉得以下说话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能露出马脚。

“我哥哥好久不回家了，国庆节时，一家人等了他一天，人不见回，又没有信，我妈不放心，今天星期天，特地差我来看看他。”春倩编字编句地说。

“呵，是的。本来他打算国庆节回家，我们都知道的。谁知偏偏前一个晚上会出了事？哎！”老弥勒说到最后一句，仿佛得失口似的，突然闭了嘴。

“出了事？出了什么事？”春倩惊愕地问。

“噢，没啥，没啥。嗯，反正人已好了，说就说吧！”老弥勒咕哝了一阵，终于说了起来。

“前一段日子，不是连下了几场暴雨么？我们九龙溪是个水源地，这一阵秋水猛涨，把村后那个水库涨满了。队上不断派人巡回看堤。那天晚上，呵，该是九月三十日吧，第一班是锦帆看的，下一班轮着阿荣，可是锦帆说自己可以连着看下去，让阿荣多歇一会——这阿荣是社里宣传队的，明天庆祝演出正轮着他出力哩！阿荣就老实不客气地睡觉去了。谁知道半夜时分，这大堤转弯的地方竟开了一个口子，水哗哗地冲了出来。锦帆急忙向告急的大钟奔去。谁知这钟槌却左右不见！嘿，这都怪宣传队那些该死的毛头小伙子，黄昏排演时，少了大鼓槌，不知哪

个鬼东西把钟槌抱了回来，说暂时用一用。嘿，暂时，暂时，这要紧东西哪可挪动得！偏偏这几个人的脑瓜是叫鬼咬了一口的，用了又忘了送回去。这当儿，锦帆找不见钟槌，急红了眼，见水又哗哗直冲，口子越来越大了。顾不得三七二十一，一眼瞥见钟亭旁边一个大磨扇，就抱起它往下一滚，自己也跟着跳了下去……嗨，那个大磨扇呀，少说也有一二百斤重，想不到一年前还是个文文气气的城里书生，竟有这么大的力气！真是睡着了的瞎眼人——看不出来！”

“后来呢？”春倩听老弥勒扯远了，就急着问。

“后来么？唔，你知道，这磨扇的把儿是木头的，磨扇虽顶住了那个口子，木头把儿可不得力呀，叫水冲得一摇一晃的，眼看这磨扇又要倒下来，这锦帆呀，便一下顶了上去，紧紧抵住了这磨扇。这下，水是堵住了，可人，人又不是铁打的，能支得住多少时候？嘿嘿……”老弥勒说到紧要关头煞住了口。

“后来呢？”春倩听得更急了，几乎要从车上立起来，不放松地问道。

“后来么？”老弥勒摸了摸花白胡子，“后来，后来是我走去看堤，给发觉了，马上拔腿回村喊人……嗯，人一齐，这个口子就堵上了。可我们抱起浑身水淋淋的锦帆时，锦帆还连声地喊：‘口子，口子堵住了吗？’我们回答说：‘放心吧，口子已堵住啦！’他听后，轻轻地应了声‘好’，身子就像瘫了似的，怎么也站不起来了。这倒不是他身子骨太软，经受不住。原来是刚才情急了，他一纵身跳得太猛，把小腿骨扭伤了……”

“后来，”老弥勒很快地说下去，“我们请来村上有名的接骨老人医治，扭伤的腿骨才算活动了。嗯，可惜的就是，他没捞上回家过国庆……哎，当时队上还想捎封信，叫你们来看看他，可他一股劲不让，说又不是出了大事，何必让家里人挂心！嗯，你